

# 獄心



劇幕三  
伶于著

④ 瑞代劇叢書  
社林出版

現代劇叢書

心 犯

于 倍 著

實 價 六 十 元

出版者 未林出版社

總經售 亞美圖書社

重慶中興路五八號

印刷者 未林出版社

必 翻  
究 印

版 橋  
所 有

版一月子年三十三國民

本劇作者保留演出，改編，廣播，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。否則華民國著作權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，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重慶：新生路八十七號附五號中國藝術劇社

成都：五世同堂街華西晚報社內中華劇藝社陳白塵先生

貴陽：中華路三八一號正風書店陳欽先生

昆明：第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# 人 物

朱永明

秦其年

尤菊芬

許 良

何象謙

呂 琴

施子久

張 升及  
及 其他

# 時 間

現 代

# 地 點

新嘉坡舊郵局  
一九三九年

獄心

八

案其年

呂琴

毛毛

張升

景

內地戰時新砌的那種臨時房子的客堂間。左右各一門。右門內是秦其年的住宅。左門掛一舊門幔，裏面是何象謙和呂琴的住處。

後壁另一門通到外面去。

幕：

對這是一句話，我說去。

何象謙和許良進來。象謙是老了的中年人，謙虛而不世故，貧困而不寒酸，消極而不悲觀，感嘆而不牢騷，坎坷而不怨天尤人，有相當修養的知識份子，奉公守法安份盡職的公務員。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，也是非常人所可及的偉人與達者。

許良比何象謙年輕幾歲。某政工隊工作人員。

何 諸坐，請坐。

許 阿，阿。

何 坐坐，我們談談。呢，巧遇，今天真是巧極了！老朋友，所謂「他鄉遇故知，人生一樂也！」

（坐着）真的，真沒想到我們今天會在這地方遇見。

何 （也坐下）是呀！小許，我們是抗戰前一年就分開的。唔，幾年了？（回想）

許 象謙你還是這樣子，沒有多大改變。

何 不行了，武漢退出來的路上，翻過一次車。前年去年，一到冬天，早晚就咳嗽。陰天落雨，就腰酸背頭痛。呢，未老先衰，像是背着壓本過日子的人了！唔，這幾年來……小許，你倒好像越過越年輕了，精神好得很！

何呂何呂許呂 何呂何呂許何 許

「何太太呂翠掀帳出來。」

(突然立起) 呵，介紹，介紹。(走近呂琴) 琴，還記得嗎？這位老朋友！(立起) 何太太，還認識我麼？

許先生現在是在政工隊。昨天才來的，我們剛剛在路上迎面遇見。你說巧不巧？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就一把拉他到咱們這兒來坐坐。

呵，許先生還沒吃晚飯吧？我去預備  
吃過了。謝謝何太太。

象誰，你呢？

我也吃過了，太太。而且吃得非常特別！」

又是局長科長過生日，還是第一遭。太感激了！太太，這次你可就虧錯了！是人家送的，請我吃局長壽誕大餐。局長生病，又叫科長代表，真是贊嘆。於是乎她叫我去了一趟。

卷之三

嘿！你以為是好處麼？就是他那種人，壞了還是有兩錢錢，腿也立破了。臨了呢，就吃到一盤雞餅一隻雞。

我說呢！好處便怎麼會輪到你！  
「苦笑」好了，太太，老朋友面前，也不必太取笑我了。去，找毛毛來，見見許  
叔叔。

呵！這孩子……（急忙出）

有幾個孩子了？

(慚然)一個，小犬一頭。

(長嘆)那時候是三個。(沉重的感傷)……老朋友，這幾年來，所謂兒女情長，我是用「心腸碎斷」這四個字來償還的！

怎麼？三個孩子都壞了！

從家鄉流亡出來的時候，內人招扶着大的，我抱着老二，老三睡在網籃里挑着跑。過宣城，到蕪湖，才趕上難民船。可糟，大孩子被擠下了長江；老三連網籃跟船，被炸得同歸於盡！老許，做父母的，在那種情形之下，真是如喪考文——現在的是老二嗎？

老四。老二在武漢到長沙的公路上翻車受了傷，長沙大火後，死在一個小旅館裏。

。接連三個孩子都這樣完了！

(無以爲慰的惆悵)唉！

(悽然的哭)你知道我是素來遠觀的！

也只好看得開些了，象謙！

內人，她爲了這三個孩子的死，至少老了十年！再加上流亡生涯，百不順心。種種刺激之下，差點兒沒害神經病，發了瘋！(婦女)齊姑太太，客生活這樣艱難，一個當太太，做母親的人，真是難上加難！

尤其是小公務員的太太，那不僅是難，簡直是受難！

(小孩子在門外)媽，爸爸回來了？

(韓)還有位客人呢！

小孩毛毛跑在呂翠前面進來。

來來，毛毛，見見客人。鞠躬，一、二、三！去你這裏。珊瑚頭正想前邊，看毛毛鞠躬。

叫許叔叔。

許叔叔！

好，乖！(拉過來抱着他看)

這就是老四！(指着毛毛)你瞧他多聰明！

許呂何許呂何許呂何許呂何許呂何許呂

(看了丈夫一眼，引起了傷心的回憶) 許先生，我們就祇有這一個了！

(看看他們夫婦兩個，想說句安慰的話，可是難于措詞) 方才聽象謙說起。何太太

(低下頭，側過身子去)

(有意改換話題) 毛毛，一會兒許叔叔帶你看戲去。好不好？

好的。(對正在難受的太太翠翠，老許請我們去看戲呢。他們政工隊演戲，你去不去看？)

是話劇嗎？

對了，話劇。而且今晚上演的劇本，還是老許編的呢！

請老朋友指教！

你去麼？(象謙。) 一時當太太，她那縣邑人，真是鐵土喊鐵！

那自然。不過，時候還早。老許，談談，我們還是談談。(微笑) 我說太太，客人來了，不吃你的飯，茶水茶總得預備吧！(笑) 再取上茶，萬事如意，百不順心。呵呵，對不起，許先生。

那里。

(身上摸出一個小紙包) 香片。(摸了摸) 呵，不對，這包是老鼠藥！(另摸出一包) 這才是上等三薰香片！

毛毛翠接茶葉下。毛毛翠說：「要錯，可心錯！」毛毛翠說著，求歸加禮香乳。

毛毛紙擋圖章下。着甚麼一腳蹣跚小公員！

（不經意地）圖章，我的私章。  
圖章怎麼可以當玩具？

書 言  
證章怎麼可以亂玩兒？

是，袋里老沒錢，買不成。領了薪水呢，問問價錢，又老是買不起，於是乎，孩子伸手要，我伸手摸一顆圖章，摸成了習慣了。你還給他紙去打印？

荷

開始，他只是搖搖聽聽。後來，他也知道打開盒子來玩了。最近，嘿，他居然懂得代他老子用印了。每次要一張紙，亂打一陣，打得個頑橫倒豎。嘿，別小着他，也會打出種種圖案來呢。

私學這樣亂打，你不怕出毛病？闖龍爭？狠狠。外頭常常愁買課試具帶的。何

許

荷

嘿，老兄，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，算得了什麼？我的名字，何榮謙這三個字，既不值錢，一顆牛角圖章，除了騙騙小孩子，另外還有什麼了不起的用

處？

心

獄

何

許

荷

荷

象謙，你看得這樣開！

嚇，這年頭，本來末，像我這樣一個起碼的小公務員！

(拿香煙) 抽煙嗎？

啊，對不起，我自己不抽煙，也忘了招待客人了！

不抽煙，倒也乾脆！現在這些玉烟，真是價錢越貴東西越壞了！

呃，我倒還是老樣子。一不抽烟，二不賭錢，三不喝酒。唯一的嗜好是喝茶。而且一定要喝香片。老兄，這個毛病也不輕哪！茶葉貴了，想戒本戒不掉，改喝白開水呢，(搖頭)不上口！

喝口茶倒底也所費無幾。是呀，我內人也常常這樣講：象謙，何必呢！生活已經這樣苦了，你就喝點香片

茶不享受享受吧！」苦笑，比什麼事都替他想！  
「老朋友，你快要變成苦修的清教徒了，佩服之至！  
其實，其實是……」

「有事拿茶杯茶壺出來，齊齊整整，你請坐。貴發四萬毫財物一盤，  
好！茶來可真賤！你們來享受享受吧！」晏如說道：「當初是八手過一盤。  
好好！」

金敬完茶，放下茶壺，象謙：「你把老鼠藥給我，我去看一弄，這一寶可沒經眼！」  
「我給他藥，不要知底，必定亂吃嗎？」老許：「這地方的耗子呀，又多又大，又狡猾，真  
氣人！」對呂琴太太，所以咱們對付耗子要也長期抵抗，慢慢兒來。不過，剩  
下的藥，要萬得藏好，不能給毛毛找到了，危險！」

許先生，你看，象謙：「這老毛病，太醉酒里，只因十正半醉，錢也不工二百正。  
老毛病，齊齊一擺，更顯醜陋！」

「可不，一點點小事情，就左顧右盼，老沒個完。總把別人當做小學生似的！  
啊！嚙嚙，這是？嚇嚇，我的太太！你又在老朋友面前說我了！」

哈哈，長此顛土，跟本不是美了那耶承認。

齊雲全不好意思地進去，到千頭，落下一張三脚，坐著，又最對困苦，顛形慄惡，  
呢！老夫老妻，說說笑笑，這就是中年人的家庭生活。

許 不微笑才有趣。這是老兄會生活中懂得生活裏必需。  
何 要不怎麼打發這種倒霉的日子呢？孩子一死三個，生活又這樣困苦，難道還忍心  
着 在柴米油鹽上，跟太太拉長了臉嘔氣嗎？

許 我想應該修正方才的話語。象謙太做你的太太是種幸福！

何 哈哈哈，幸福！但願她幸福！

許 說到錢，老許說來話長，衣箱底里，民國十五年的暑假，就存下了二百五

十張單塊的鈔票。這不能算手足財產，當然！

許 嘘！兩百五十元。太太，祖母，母親，要連耗子，要連老鼠。不嚴，隨時逃難到漢口的時候，多少朋友開始做生意了，把這法幣三百五不拿拿出來，也想試試看，可達買什麼好呢？當時有人勸我們賣洋釘，他說一定可以發財！  
呂 洋釘？

許 對了，用兩指比這這種更這樣長的鐵釘子。當時是八毛錢一桶。

何 『唉！』可不得了，現在我們隊上演戲釘佈景用的洋釘，貴到四萬多塊錢一桶。  
何 丁質，其實是  
何 什麼？四萬！（一呆）這可真貴得要命！  
何 可不真，我們買不起，只能用竹釘子來代替了！

何許何許何許何許何許何許何許何許

(恍恍惚惚) 那我還以爲是兩萬多的老價錢。參看：前集附錄第二編第一章四  
當時的二百五十元可以買三百多桶呀！三百個四萬，那……  
那是……(不大好意思地笑) 不要緊，那不是……

三四一十二。象謙兄，那你現在該是千萬，千二百萬的富翁了！  
(在玄想什麼) 嘿！千萬富翁！(微笑) 千萬富翁！(微笑) 能夠有一千多萬塊錢在手邊，那，那末，老何你！你們……呵！老何！  
可是身二百五十內人緝予裏，至今還是二百五十元！

機會……(這不是機會！這是說要不要錢？想不想發財？一個人一心要錢，想發  
財的話，本來是很容易的！)

所以，老朋友，我是想穿了，也看透了，有時候，當內人苦惱的時候，被柴米油  
鹽壓得喘不過氣的時候，我就安慰內人說：琴！別牢騷了！不必愁窮怨苦。想想  
你自己(也是)百萬、千萬的富人，不也滿可自豪了嗎！

這種想法，未免太傻，太阿Q了一點，是不是？

不，象謙，這正是你偉大的地方！

嘿！這可真夠長矣，辦不計賬總算一捆，總算一捆，非常更添凶極惡的青年。人

三

清同

「秦其年進來，他比何象謙年輕一點，認真一點，非常瘦弱的神經質的青年。人稱鶯可親的外表，掩不住他嚴肅拘謹的性情。

呼！回來了，來到大學，這就是我所讀的學小學。

(點頭)回來真想家。

我來介紹一位老朋友，指許這位。

你想起誰姓秦？怕細刻，你原說過內人是秦；秦十四年還真不必說誰辛苦。聽說秦某其年，局裏的同事，又是井隸！——官相對，當內人苦惱的時候，連梁米脂秦先生。本來是好意思的。

介紹半許處，政委隊副隊長。事不勝數。想不思議也！一間人一心兩意，想多許隊長。一齊握手，讓座。裏，至今還是二百五十元！

老秦，坐下来喝杯茶，你年岁大，腰腿不好，去回村……农閒……阿，去回村……

謝謝。哎何祕書，方才我進來，看見你家毛毛又在玩鋼章了！這……

老規矩了！這孩子況且跟着他哥哥去了一萬一千一百萬兩富貴了！」

這規矩可不大好——要是玩兒丟了呢，那不是丟人嗎？

是呀！我也這樣想。所以三百多林裡一二百金四萬。祇

隱瞞着皮皮正沒關係，我既非要人，又沒有銀行存款。老秦，你是知道我這爛賤的

何秦 何秦 何秦 何秦 許何秦 河許回秦

接下來的。一個月一次，局裏會計處打一下，領一次薪水，如此而已。

象謙兄，你家毛毛也從來沒有。這件收掛號信，郵件之類……

齊大山開門，突然出現一物，小門這件事。

送玩具給毛毛玩，那好極了！謝謝！你真想得周到！算卦也太困難了！

先生賢否？在這裏？

還在東北，淪陷區裏。

快遞，就要來了。這樣，已經動手了沒有？齊大山不同意看戲，都說

那也許已經在路上了。齊大山說：「我還沒有音信了。」

也是他的夢想，他就是問題？齊大山說：「有錢大都分裏，有錢變貴……

是未幾？這年頭，生老病死，都是問題？齊大山說：「活人，能夠活著，這一家子，老秦老

一家人都壞了。怎樣活？像他這樣一個小縣裏賣小糧食，出耕田不耕田，這幾年是怎麼樣？齊大山說：「這幾年是怎麼樣？」